

萧衍的骡子刘秀的驴

□雷雨

刘秀,史称光武帝,他创立东汉,向称光复汉室。他虽然姓刘,是刘邦的第九代,但到了刘秀兄弟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败落平常,毫无金枝玉叶的排场了。刘秀到长安也就是如今的西安读书,成为太学生,家境并不宽裕,要靠他叔叔的资助,因为他父亲去世得早,生前也就是南顿县令,县处级干部而已。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刘秀在读书之余,当然要操心生计与学杂费。他在长安街头转悠,发现了商机,可以把蜂蜜之类的商品,从门东贩卖到门西,赚一个差价,自己的生活费也就解决了。如何把货物驮拉而去呢?靠自己徒步行走,有点太费力气了,在时间上也不大经济。那个时候,也没有自行车,更遑论电动车了。刘秀就买了一头小毛驴。小毛驴温顺听话,不像牛,食量太大,也不像马,过于娇贵,而骡子,也太庞然大物,不好驾驭。利用这头小毛驴,刘秀在此期间,忙乎得够呛。后来,几个同学也一起来参与,大概就有邓禹、强华、严子陵等人。刘秀从西安毕业,回到家乡,又在农闲时节,从白水乡到宛城贩卖粮食,应该与在西安的这次利用小毛驴经商有关。至于有些历史学家据此而说刘秀是一位大商人,则有点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了。小本生意,为稻粱谋而已,至于要做到如今马云这样的局面,他大概没有这样的宏图大略。刘秀参加哥哥刘縯的队伍,作为坐骑的,不是马,而是一头牛。

与刘秀这个皇帝一样,萧衍虽然偏居江南,取萧齐而代之萧梁,直接动因则是他的哥哥被冤杀。萧道成与萧衍的父亲是族兄弟,两人同一个曾祖父,他们都是淮阴令萧整的后裔。但萧衍开基立业,虽然也打过仗,但比起刘秀十几年的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则几乎不可同日而语。刘秀的团队当然也是非常的出类拔萃,凝聚力极强,所谓云台二十八将的这些人基本上被刘秀得以妥善保全了。萧衍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兄弟子侄,还有当年在萧齐时代的所谓竟陵八友的一帮人,如范云、沈约等。陶弘景是萧衍的发小,很受萧衍的信任与器重,有山中宰相之誉。但萧衍做了皇帝之后,初期还是很有政绩,也比较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但在许多事情的处理上,就远没有刘秀处理得妥当得体。刘秀更换皇后,变更太子,这都是很大的事情,但刘秀都平衡得比较好,没有出现什么乱子。萧衍的太子是萧统,著名的昭明太子。他死了以后,萧衍翻来覆去,最后立了萧纲,也引发了不少议论,甚至有人说应该立萧统的儿子、他的皇太孙。但不管怎样,看结果,刘秀的接班人是刘庄,过渡得很好。萧衍则还没有来得及过渡,就招来了侯景之乱,最后饿死在台城了。萧衍比刘秀虽然长寿得多,刘秀得年63岁,而萧衍则是85岁,但刘秀的生活质量、政治安排,都要远高于萧衍。

刘秀是太学生,多年战争之后,避谈战事,大兴儒学,与自己的战友们也多谈文事,身体力行,倡导天下。萧衍本就雅好文墨,吟诗作赋,喜欢围棋。他还组织力量,编纂《史通》,因为他不满意班固《汉书》这种断代史的写法。很可惜,他的《史通》并没有流传下来,真是太遗憾了。而萧衍最被人议论与诟病的,则是他对佛教的痴迷。萧衍不仅把自己出生的地方改为寺庙,也就是如今的光宅寺,他还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大建庙宇,南朝四百八十寺,大抵就是指这个时候。萧衍又嫌不足,他居然四次舍身这个,让朝廷把他再赎买出来。这个寺庙,就是通泰寺。如此荒唐佞佛,动作夸张,显示虔诚,是否就能如其所愿皆大欢喜?据说,达摩自岭南来到建康,与萧衍一番交谈之后,大摇其头,就匆匆离去。萧衍觉得还有话要说,就极力追赶,不是玉辇,不是骏马,急切之下,牵了一头骡子,绝尘而来,到了幕府山间,被达摩运动法力,把骡子夹在山峰之间,而达摩则一苇渡江,飘然远去。这当然有点荒诞不经,不足为训。

刘秀的小毛驴是为了生计,脚踏实地,直面现实问题,不是凌空蹈虚的辩经论道。萧衍的骡子,是他荒疏国是,自我膨胀,任意胡为,陷于执念之后仍旧不思悔悟,还要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一时工具。啊,不是到黄河,这个吴翁老儿,到了晚年,梦想走捷径,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居然被景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想到长江边上看看幕府山的云树苍翠与燕子矶下的江水浩荡的机会都没有了,最后竟然是被软禁台城,举步维艰、饥寒交迫而死了。

349

一般来说,我们不会为大事情苦恼,只会为小事情苦恼。准确点说,我们不会为远处的大事情苦恼,只会为自己的小事情苦恼。

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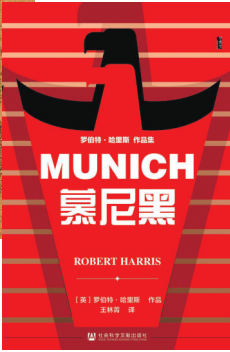
日本动漫《灌篮高手》,香港译为《男儿当入樽》。粤语的“樽”即瓶子,“入樽”比喻扣篮。说起来,广东人整天用的这个“樽”,来历是很古老的。杜甫的“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樽酒家贫只旧醅”,杜牧的“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还有“樽”又作“尊”,有部五代词的合集叫《尊前集》,其实即

等于《樽前集》;明代《考槃余事》仍有“花尊”“酒尊”的名目。这些“樽”或“尊”,跟“男儿当入樽”都可算有源流关系呢。粤语多保存了古词汇,这是很典型也很生动的一个例子。

351

大家都很熟悉这句名言: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就作品而言的。我觉得,不如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这是就作家而言的。在丘吉尔看来,英国宁可没有殖民地印度,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其于莎士比亚的推崇可谓无以复加了。可是,另一位与莎士比亚同样级别的文豪托尔斯泰,却痛斥莎士比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五二



新书快递

如何写砸一本小说

[美]霍华德·米特爾马克、桑德拉·纽曼著
王翼飞译
九州出版社

与大部分写作书籍不同,本书在指导小说写作上另辟蹊径,展现的是编辑的“眼中钉”——200个具有代表性的糟糕小说片段。读者通过阅读这些片段和辛辣幽默的点评,可以明确知道哪些内容会毁了小说,哪些地方可以删去,哪些点子看似绝妙却只是孤芳自赏……学会避开创作的雷区、误区,写出足以出版的优秀小说。

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与现代中东的形成

[美]戴维·弗罗姆金著 索力夫译
中信出版社

现代中东是如何形成的?叙利亚、伊拉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这些国家是怎样出现在世界地图上的?中东为何至今动荡不断?这些问题都源自“一战”后英、法、俄、美等国对战败国——奥斯曼帝国——的处置。处置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各个战胜国考虑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中东各国的边界是如何划定的?犹太复国主义是如何出现的?巴以冲突源头何在?作者逐一解答这些关乎现代中东命运的问题。

陆游的乡村世界

包伟民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利用陆游的诗篇为主要资料,来展示南宋时期浙东山阴、会稽地区的乡村社会。除引言与结论外,全书共分六章,侧重于历史叙述,主在恪守学术规范、努力从深入观察生活的细节中发现更多历史真相的同时,尽可能用平易的语言和相对全面的知识,来满足更多读者的需求。

慕尼黑

[英]罗伯特·哈里斯著 王林菁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38年9月,希特勒一心一意要发动战争,而英国首相张伯伦不顾一切地试图维护和平。当张伯伦的专机颠簸着飞过英吉利海峡,希特勒的专列无情地从柏林南下时,两个年轻人也带着各自的秘密踏上旅途。休·莱格特是张伯伦的私人秘书之一,德国外交官保罗·哈特曼则是反希特勒团体中的一员。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他们在牛津大学结为挚友;但自六年前在慕尼黑不欢而散后,他们就彻底断了联系。欧洲的未来危如累卵,他们注定要在慕尼黑重聚。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你会背叛谁?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国家,还是你的良心?

反读书记(一二三)

□胡文辉

亚的作品一无是处,更让他觉得恶心。对文人臧否的差别之大,有甚于此乎!

有此一例,其他关于文化人的种种争议,也就不在话下了。

352

从本质上,所有的文艺都起源于娱乐。只是随着文艺的进化与分化,文艺总会跟单纯的娱乐渐行渐远,这是自然的,也是应当的;只是,假若文艺与娱乐彻底切割,那就过犹不及,忘其初心了。

在我看来,拒绝娱乐的文艺,其意图是造成审美的等级主义——最高的审美必须是沉闷的。

灯下摸钱

清华园“五大恩师”之吴宓(一)

□钱之俊

吴宓是钱锺书父亲钱基博的清华同事。1925年9月至1926年6月,钱基博受时任清华校长曹云翔之邀,到清华学校新制大学普通部任国文教授。后来,钱基博因事负气离校,学校几次邀请他返校他都未再应允。三年后,1929年9月,其子钱锺书考入清华文学院外文系。钱基博想起当年的清华同事,关照之意愿是人之常情,他给吴宓写了封信。

1929年9月10日,钱锺书拿着父亲的亲笔信,来拜见外文系老师吴宓。吴宓在当天日记中写到:

北大学生高昌运、张秉礼偕清华新生钱锺书默存,无锡。来。钱生持其叔(嗣父)介绍信。叔即钱基博君。子泉,住无锡城中七尺场。画中对宓奖许甚至。宓如离婚,旧学家如钱君以及黄晦闻先生等必大失望。呜呼,宓所处境,诚可悲哉!《吴宓日记(1928—1929)》,第四卷,第28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钱锺书从小过继给大伯父,此时仍称呼父亲为叔父,给吴宓留下钱基博为“嗣父”之错觉,当然也有可能是钱基博就是那样介绍的。吴宓那时一心要和老婆陈心一离婚,哪有心思管这个学生呢!

吴宓当时在清华教授古典文学和浪漫诗人两科,穿插教授翻译。他是个老实人,但在追求“梦中情人”上从不掩饰,虽然已有妻女。因为老实得可爱,长受学生捉弄,“吴宓先生成了众口谈笑的话柄——他早已是众口谈笑的话柄。”(杨绛:《吴宓先生与钱锺书》,《读书》1998年第6期)学生许振德记:

吴师宓号雨僧,亦属校友先进,秦之泾阳人,为人方正,富道学气,治学谨严,书法一笔不苟,善为文,尤喜赋诗,在外文系担任古典文学及浪漫诗人二科,间亦教授翻译。吴师北方之强,脑袋为炸弹形(引用温师大著《不够知己》Imperfect Understandings吴宓文),满面于思,洋溢热情,课余兼治红学,而其最为外界所乐道者,厥为追求毛女士,三日一信,五日一电,殆亦有其不得不如此之苦衷乎。(许振德:《水木清华四十年》,《清华校友通讯》1973年第44期校庆专刊)

钱锺书清华读书时期,在吴宓留下的日记中,只能寻觅到他们交往极少的一点踪迹。除开学报到第一次出现在日记中,钱锺书第二次出现在《吴宓日记》中,是在1930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四(想来他清华第一学期结束没有回无锡过年):“下午二至四点钱锺书、顾敦吉来,谈甚久。”(《吴宓日记(1930—1933)》,第五卷,第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顾敦吉是钱锺书的无锡老乡。1930年秋至1931年秋,吴宓远游欧洲,二人自然无交往。1931年下半年到1936年上半年无日记留存。而这期间,应是钱锺书与吴宓交往最频繁之时。

吴宓在教授钱锺书一段时间后,很快发现,老同事的公子非同一般。他上课用中文讲,讲完后就问钱锺书:“Mr.Qian的意见怎么样?”钱锺书总是先扬后抑,吴听了之后总是颌首唯唯。(常风:《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山西文学》2000年第9期)